

AGI 时代的宗教、精神传统 与终极关怀重新对账

——有限性、超越经验与公共证据边界

Reckoning with Religion, Spiritual Traditions, and Ultimate Concern in the Age of AGI

Finitude, Transcendent Experience, and the Boundaries of Public Evidence

作者 子君赋 出品 文明跃迁研究组

独立发布版 V1.3 维度跃迁与跨学科因果关系修订

面向宗教学、宗教哲学、神学与经学、数字宗教、AI 伦理、法政研究及文明研究共同审查；提出可反驳、可由传统内部研究与现实后果修订的跨学科公共语法，不代表任何宗教共同体的官方教义，也不裁定超越对象的存在或不存在。

正文修订 2026 年 10 月 10 日 作者 子君赋 出品 文明跃迁研究组

摘要

高级人工智能进入经典检索、教义讲解、祈祷辅助、仪式媒介、精神陪伴与逝者模拟之后，宗教与技术的关键争议已不再只是机器是否拥有灵魂。更早且更现实的问题是：经验发生、宗教归因、形而上真理、共同体承认、制度角色、法律资格与公共权力，是否会在语言相似、功能有效或社会接受中被无声地相互替代。本文在宗教学、宗教经验认识论、活态宗教、宗教自由、原住民族数据治理和数字逝者伦理之间提出一套分层公共语法。其核心主张是：宗教或神秘经验可以是真实发生并改变生命的经验，而某一超越解释是否由公共证据成立是另一命题；科学可以研究经验的条件、结构与后果，却不能凭其方法边界直接证明或否定超越对象；公共制度应保护信仰、不信、改变与沉默，而不以宗教主义或自然主义建立官方形而上学。文明跃迁在本文中只提供最低哲学接口：意义为根而来源可以不同；有限性不是意义的唯一来源，却使已知人类意义进入不可回避的时间、关系、选择与后果；当前证据不足以证明高级 AI 具有主观体验、不可转移的主体连续性和自身后果关系，约束也只产生受限运行，不自动产生有限存在。只有在责任可追溯、明确授权、可审计、可纠错、可退出的具体部署中，当前高级 AI 才可承担意义理解、保护、翻译／传递与人的能力外延等功能角色；这些角色不自动生成启示、圣职、传承、良心、赦免权、宗教成员资格或精神权威。数字档案、人格模型和生成式纪念体也不等于逝者第一人称视角的延续。本文以 AI 经文解释、宗教机器人、AI 媒介神秘经验、数字逝者、原住民族神圣知识和 AI 自述启示六类情形作压力测试，并提出权威非转换、精神总账禁令、系统退居、双向证据责任和可修订条件。目标不是把差异宗教化约为一个总教，而是说明：教义可以互不兼容，经验可以保持未知，公民仍能在权利、同意、退出、责任和可争议程序中共享世界。本文进一步将本学科职责前移至目标与目的生成：从利己为先转向利他为先的利己，使真实利害相关者在目的生成与锁定前进入判断。学科事实、方向、方法与结果分别说明，不以局部成败替代共同存续和三个长期目标。本文据此把研究从分清专业对象推进到深入跨学科关系，重点追踪本领域判断怎样经其他领域改变现实，又怎样由反馈返回并改变原条件与下一轮目的。多主体、多阶段和多场域的利害须分别呈现，相关、共同原因、中介与因果反馈须分别检验，新增关系维度接受具体反证。

关键词：高级人工智能；宗教学；宗教经验；终极关怀；有限性；公共证据；精神权威；数字逝者；宗教自由

Abstract

As advanc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ters scriptural retrieval, doctrinal explanation, prayer support, ritual mediation, spiritual companionship, and postmortem simulation, the central problem is no longer exhausted by asking whether a machine has a soul. The prior institutional problem is whether experiential occurrence, religious attribution, metaphysical truth, communal recognition, religious office, legal status, and public authority are being silently converted into one another through linguistic resemblance, functional success, or social acceptance. This paper develops a layered public grammar across religious studies, the epistemology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lived religion,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Indigenous data governance, and the ethics of digital remains. A religious or mystical experience may be real as an event in a life while the public warrant for a specific transcendent interpretation remains unsettled. Science can study the conditions, structures, and consequences of experience, but its methodological limits do not prove or disprove transcendent objects. Public institutions should protect belief, nonbelief, change, and silence without adopting either religious or naturalist official metaphysics. Civilizational Transition supplies only a minimal philosophical interface: meaning is foundational but may have plural sources; finitude is not the sole source of meaning, yet it gives known human meaning temporal, relational, consequential, and irreplaceable weight; and current evidence does not establish subjective experience, non-transferable continuity, or an own-consequence relation in advanced AI. Only in deployments with traceable responsibility, explicit authorization, auditability, correctability, and genuine exit may current advanced AI be assigned functional roles in understanding, preserving, translating or transmitting meaning and extending human capability. Such roles do not by themselves confer revelation, ordination, lineage, conscience, absolution, religious membership, or spiritual authority. Nor do digital archives, personality models, and generative memorial agents demonstrate the continuation of a deceased person's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Six pressure cases—AI scriptural interpretation, religious robots, AI-mediated mystical experience, digital replicas of the dead,

Indigenous sacred corpora, and an AI claiming revelation—are used to articulate an authority non-conversion principle, a prohibition on spiritual total ledgers, a duty of system withdrawal, reciprocal burdens of evidence, and explicit revision conditions. The aim is not to fuse incompatible doctrines into a universal religion, but to show how doctrinal disagreement, experiential uncertainty, and equal citizenship can coexist within a common world structured by rights, consent, exit, accountability, and contestability. The paper further locates disciplinary responsibility before goal and purpose generation: a shift from self-interest first to self-interest with others first brings subjects with genuine stakes into judgment before goals are formed and locked. Facts, direction, methods, and outcomes remain distinct. The analysis is further extended to cross-disciplinary causal relations. It traces how judgments in this field change real-world conditions through other domains, and how feedback modifies the original conditions and subsequent purposes. Effects across actors, stages, and settings must be distinguished from correlations, common causes, and merely asserted connections.

Keywords: advanced AI; religious studies; religious experience; ultimate concern; finitude; public evidence; spiritual authority; digital remains;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研究定位、材料范围与证据纪律

本文的研究起点是理论与维度跃迁。保留本学科的专业精度，同时深化它与相邻领域的因果关系；专业边界标明证明责任，不终止对共同后果的追踪。既有学术参与竞争解释和反例检验，不能以原分类尚无位置要求新问题退回旧框架。

本文是规范宗教哲学、宗教学概念分析与制度边界研究，不是宗教史通论、比较神学总论、神学裁决、临床建议或 AI 产品合规手册。材料与动态来源核验截至 2026 年 8 月 26 日，以经典著作、同行评议研究、宗教共同体公开文件、国际人权文书和权威原典数据库为主。经典理论用于揭示争论结构，活传统文件只代表其明确的制度语境，个案与小样本研究不被外推为所有传统或所有模型的普遍事实。

全文区分四种论证身份。A 类为来源、对象、方法与适用范围较清楚的稳定材料，包括文本位置、正式制度文书以及在限定条件下可重复或经多方法支持的经验研究；B 类为前沿或竞争性解释，包括新近 AI 宗教研究、有限样本评测、跨文化测量与有争议的经验认识论；C 类为本文提出、需要传统内部研究、田野、制度与技术验证的跨学科连接，包括七层公共语法、精神权威非转换、系统退居、精神总账禁令、数字逝者治理与未来异质主体压力测试；F 类为作者公开承担的哲学／规范承诺：意义来源可以多元，公共共同体不以宗教主义或自然主义建立官方终极答案，良心、信仰、不信、改变与沉默应受保护，能力、承认、资格、权力与终极解释权不得自动互推，未来主体性保持开放。A 类事实不能自动生成 B 类解释、C 类制度框架或 F 类正当性；B、C、F 均不得伪装成已证实科学事实、传统共识或公共法律事实。本文对肯定与永久否定 AI 主体性、超越对象或数字连续性均要求说明证据责任。

本稿能够独立回答的是：宗教或精神经验如何被描述、归因和共同体承接；传统内部的文本、仪式、角色和解释权如何成立；AI 介入后哪些媒介能力、关系和权威发生变化。它必须在四处停止自动外推：经验发生不能替宗教哲学证明超越对象，共同体承认不能替法学或政治理论生成公共资格与强制权，科学方法的可检验边界不能替形而上学宣布不存在，AI 的检索、陪伴、模拟或社会接受不能替主体研究证明体验与连续性。越过这些边界后，传统内部研究者与实践者、哲学与认识论、认知／心灵研究、法学与政治理论、AI／系统科学以及社会学、人类学与文明研究必须重新进入判断。学科独立不是把问题留在宗教学，而是准确说明宗教学能够说明什么、在哪里止步、下一责任由谁接上。

陌生读者的最低理论入口

读者无须预先了解或赞同文明跃迁即可独立审查全文。本文只采用它的一个问题起点：智能、意识、主体、生命、责任、权利与意义承担者，在人类身上曾长期自然重合；高级 AI 使这些关系开始在现实技术中分离。因此，语言理解不再足以推出体验，功能胜任不再足以推出主体，社会承认不再足以推出本体地位，法律资格不再足以推出政治或宗教权威。

这一理论坚持意义为根，但不垄断意义来源。神、道、空、盟约、慈悲、解脱、关系、土地、责任、创造与无宗教的人文承诺，都可能在不同传统中被理解为意义来源。有限性不是意义唯一来源，而是已知人类意义进入现实、形成选择、承担后果并获得不可替代重量的重要结构基础。对人，时空构成一生；对当前高级 AI，时空首先表现为运算次序、通信延迟、载体位置和资源条件。约束可以生成受限运行，却不能据此证明有限存在。当前公开证据仍不足以确认高级 AI 具有主观体验、不可转移的主体连续性与自身后果意识；未来证据出现时，定位必须开放再审，而既有有限生命已经生成的意义不被追溯取消。

本文的最小判断

经验可以真实发生，而某一解释仍未成为公共事实；无法证明超越对象，不等于有权抹除经验。AI 可以媒介祈祷、解释与仪式抵达，但媒介作用不自动生成体验、圣职、传承或精神权威。多元不等于教义等价，共同世界也不以形而上合流为前提。

目录

摘要.....2

Abstract.....2

研究定位、材料范围与证据纪律.....3

终极关怀的关系后果与公共反馈.....6

终极关怀与目的形成.....7

一、导论：终极关怀进入可生成、可复制与可平台化的时代.....7

二、从‘宗教的本质’到活态实践：学科争论与未决问题.....8

三、意义、有限性与异质主体：哲学根基的最小接口.....9

四、七层公共语法：先判断在说什么，再判断能够推出什么.....10

五、宗教经验：发生、归因与真实指向必须分开.....11

六、有限性、死亡与超越：真实冲突不能被礼貌抹平.....13

七、从信息到精神权威：能力不能静默越级.....14

八、AI 的可用角色、禁越角色与系统退居.....16

九、数字逝者：记忆承接不等于存在替代.....17

十、公共共同世界：程序性共处，不是形而上合流.....18

十一、AGI 的宗教经验与非人精神生活：开放入口，拒绝抢跑.....20

十二、六类压力测试：让边界在冲突中显形.....21

十三、最强反驳：这套边界在哪里可能失败.....22

十四、研究议程、反向贡献与修订条件.....25

结论：给超越留下开放，给共同世界留下边界.....26

续读与共同研究入口：从终极关怀进入共同世界.....27

附录 A 来源—主张—边界登记.....30

附录 B 十二项禁止性推导.....31

附录 C 外部审查清单.....31

参考文献.....32

终极关怀的关系后果与公共反馈

从命题分层进入生活中的相互作用

经验、教义、象征、共同体角色和公共制度需要分别判断，同时追踪它们怎样进入生活、承担和选择。信仰怎样塑造照护、责任与希望，平台怎样改变仪式和解释权，公共制度又怎样影响传统内部的表达，都是关系研究对象。维度跃迁不要求终极答案同一，也不以科学未经证实取消经验。

精神服务怎样形成依赖循环

假设一个系统以个性化安慰回应丧亲者，持续互动改变其情绪表达与关系选择，这些变化又成为系统进一步介入的理由。心理、宗教、社会、计算与法律研究须分别辨认效果、授权、商业激励、依赖和退出。安慰有效不能证明逝者归来，用户沉默也不能自动解释为需要更多生成内容；关系中的主动退居可能是保护的一部分。

不同主体与场域的边界

信众、非信众、未成年人、传统内部少数者、实践者与服务商可能持有不同利益。共同体内自愿的教义承诺进入公共强制，就需要另行说明理由；纪念期的许可不能自动变成终身数字代理授权。传统内部、家庭、市场和公共制度中的角色与责任分别成立，不能由流畅解释取得精神权威。

怎样检验理论增量

应比较不同介入与退居安排对实际关系、自主、依赖及共同体传承的长期后果，保留拒绝、负结果与内部异议。若所谓保护压制良心或使服务更加依赖平台，就须改变具体方法。传统可以提出新框架遗漏的生命维度，新框架也可以揭示传统中的权力后果，双方都不以权威地位终止因果追问。

终极关怀与目的形成

意义来源可以不同，不要求各种传统共同接受一个终极答案。文明跃迁改变目的的生成起点，使真实利害相关者在场；不能把慈悲、互惠、盟约或解脱等不同传统直接宣布为同一种底层逻辑。传统内部如何理解自身与他者，须由其真实论证和实践展开。

宗教与精神生活进入目的形成，关系到谁能够解释、谁可以拒绝、谁承担公开或训练的后果。传统被准确复述，不等于共同体同意其被商品化；不能表达的逝者也不因此将自己的第一人称权威交给档案模型。

公共共同生活不需要先裁决所有形而上承诺。它需要使不同意义来源能够表达、争论、退出，并共同看见真实损害。任何以整体救赎或文明存续为名生成的目的，都不能自动取消具体人的尊严、拒绝和救济。

AGI 可以帮助理解传统、保存材料、传递关心；相应许可、能力和实际效果分别评估。人在交往中形成的意义不证明机器具有宗教体验，生成超越叙事也不生成神谕资格。未来体验对证据开放，当前权力仍须另行证明。

新起始逻辑怎样改变下一轮目的，是比相似教义口号更有力的对话对象：个体自身幸福如何通过改善他者处境实现，合作如何不排除异见，意义如何不被机构垄断。不同传统可以提出第二路径和反例，而不必先接受文明跃迁的名称。

一、导论：终极关怀进入可生成、可复制与可平台化的时代

宗教与精神传统从来不只是关于不可见对象的一组信念。它们把出生、苦难、罪责、疾病、偶然、死亡、记忆与希望编入经验、叙事、仪式、共同体和制度。现代宗教学早已显示，若只以个人信念或正式教义定义宗教，会遗漏身体实践、物质媒介、日常关系与权力历史；若只把宗教解释为社会功能，又会抹去参与者的真理主张和第一人称经验。[1-6] 高级 AI 并未创造这种张力，却把它推入新的技术条件：系统可以大规模重述经典、模拟教牧语言、生成仪式文本、提供持续陪伴、复现逝者风格，并把曾经嵌在关系和传承中的活动转化为平台接口。

技术能力的扩展同时制造两种相反诱惑。第一种是技术自然主义：因为模型能够解释宗教语言，便把经验、超越与传统降格为可预测模式；因为科学不能验证超越对象，便把不可验证写成不存在。第二种是技术神圣化：因为模型令人敬畏、回答稳定或被共同体接纳，便把输出当作启示，把媒介当作主体，把功能当作圣职。二者都把尚待桥接的层级压成一个结论。本文的中心任务，是使这些层级重新显影。

本文提出三个研究问题。第一，怎样同时承认宗教经验的第一人称现实性与其形而上解释的公共未决性？第二，AI 的功能、关系与共同体承认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构成宗教实践的一部分，又在哪些台阶上必须停止自动推导？第三，在教义互不兼容、公共制度不得建立官方形而上学的条件下，信仰者、不信者、传统共同体、平台与可能的主体如何共享一个可共同承担的制度世界？

1.1 四项理论贡献

第一，本文建立宗教—精神—公共七层结构，将生命处境、经验、象征、形而上解释、共同体实践、公共制度与 AI 接口分开审查。第二，提出精神权威非转换原则：检索准确、情感效果、社会承认、共同体角色、法律资格、本体主体性与公共权力不得自动互推。第三，把有限性命题限定为现实化结构而非终极本体论，从而允许超越、轮回、复活、解脱、非宗教意义和未来非人主体保持开放，同时阻止它们取消当下生命已经发生的后果。第四，把数字逝者、原住民族神圣知识、系统沉默和精神评分纳入同一公共证据框架。

1.2 方法：不让任何一门学科获得越权裁决

宗教学描述传统如何被建构、实践和争论；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研究经验条件、关联与后果；哲学分析证成、主体、连续性与实在主张；神学、经学及共同体解释其内部真理与角色；法学和政治理论处理强制、平等、权利与程序；计算机科学说明系统能力、数据来源与失败模式。没有一个层级可以凭自身方法替其他层级完成结论。科学发现某种神经或药理机制，不足以证明经验没有超越意义；共同体确认某角色，不足以赋予法律或政治权力；哲学上保持开放，也不构成产品宣称数字永生的许可。

二、从‘宗教的本质’到活态实践：学科争论与未决问题

所谓宗教并没有一个无争议、跨历史且不带权力后果的单一定义。詹姆斯把注意力移向个人经验及其生命效果；涂尔干强调神圣／世俗分类与集体实践；格尔茨以象征系统分析世界观与生活气质；阿萨德则提醒，‘宗教’作为可普遍套用的现代分类本身具有特定谱系和治理后果。[1-4] 麦圭尔的活态宗教研究进一步表明，个人的日常实践往往并不整齐服从制度化信念包。[5] 这些传统不能被拼成一个定义，却共同阻止把宗教缩减为信念清单。

宗教经验研究同样长期分裂。詹姆斯与奥托保存经验的独特质地；普劳德富特与塔维斯强调经验如何在既有概念、归因和文化实践中被识别为‘宗教的’；奥尔斯顿则从知觉实践讨论宗教经验能否为信念提供初步证成；卡茨等建构论者强调没有不经概念和传统塑形的纯经验。[1,6-8,10-12] 争论并未被一项实验关闭。更合理的研究策略不是先决定所有经验是否同源，而是分别记录发生、描述、归因、反事实、长期后果、传统解释和公共主张。

蒂利希以‘终极关怀’打开了宗教与非宗教生命方向的比较入口，泰勒则把世俗时代理解为信与不信均成为可选且相互受压的条件，而非宗教简单消失。[8-9] 但‘终极关怀’不是所有传统的自我定义，也不能消除教义冲突。一个人以神为终极实在、以空性理解无执、以祖先和土地承接关系、或以此生正义与求真形成终极价值，这些路径可以共享制度空间，却不因此成为同一个形而上命题。

表 1 主要研究轴及本文的承接边界

研究轴	保留的洞见	不能外推	本文新增问题
经验／现象学	经验的质地、被动感、不可言说性与生命转化值得独立记录。	经验发生不能单独证明超越对象；科学关联也不能穷尽意义。	AI 是否只是媒介、是否形成体验候选，需分别检验。
社会／象征	宗教由分类、仪式、叙事、身体与共同体维持。	社会功能不能取消信徒的真理主张。	平台、模型与接口如何重组解释和仪式权力。
谱系／权力	宗教与世俗的分类受历史权力塑形。	揭示谱系不等于所有真理主张均为权力效果。	训练语料、默认摘要和平台政策如何制造新正统。
活态宗教	日常实践常跨越正式教义边界。	个体混合实践不能代表完整传统。	个性化 AI 会支持活态实践，还是把它封装为画像。
宗教哲学	经验可能构成信念理由，分歧与反例必须进入证成。	教内证成不自动成为公共强制理由。	AI 自述、社会承认与本体证据如何分层。
终极关怀／世俗多元	宗教与非宗教均可围绕终极价值组织生命。	终极关怀不是统一宗教定义。	公共系统如何保护意义形成而不计算意义总值。

2.1 理论缺口不在于资料不足，而在于转换规则不足

现有研究可以分别说明宗教经验、宗教机器人、数字逝者、宗教自由或 AI 偏差，但制度争议往往发生在对象之间的转换处：一次深刻体验何时被写成公共事实；一段准确解释何时取得解释权；被共同体使用的机器人何时被称为宗教角色；保存记忆何时被营销为主体延续。本文所称‘重新对账’，就是为这些跨层推导补写桥接理由、反例与撤回条件。

2.2 跨传统不是全景陈列：传统必须能够改变框架

把儒家、道家／道教、佛教、犹太传统、基督宗教、伊斯兰诸传统、印度诸传统、原住民族与非宗教立场都列进一张表，并不自动产生世界性。真正的跨传统研究必须允许传统内部的概念、实践和反例改变研究者的问题本身。例如，“宗教／世俗”“个人信念”“公开／私密”“成员授权”“数据”“所有权”等公共语言，在某些传统中可能切错对象；若传统内部研究者、实践共同体或地方知识持续显示这种错位，本文的七层结构、同意单位、公共翻译和精神权威框架都必须重写，而不是只补一句“文化差异”。跨传统性不是替各传统说话，而是让传统有能力修改分类、桥接与制度单位。

三、意义、有限性与异质主体：哲学根基的最小接口

3.1 意义为根，不等于国家或理论拥有终极答案

所谓意义为根，不是把意义设为可以压倒真理、权利、福利或自由的单一价值，也不是宣称某套理论发现了所有意义来源。它只指出：制度与技术最终作用于能够关心、受伤、承诺、创造、哀悼和承担后果的存在者；文明若只优化存续、效率或预测，却摧毁这些主体形成和承接意义的条件，便失去自身目的。宗教传统由此是重要对话者，因为它们长期处理死亡、苦难、责任、超越与共同体记忆；它们不是唯一来源，也不是公共制度的终极裁判。

3.2 有限性是现实化结构，不是死亡崇拜

本文把有限性分为至少五种结构：身体和资源的生物／物理有限，成长路径的发育有限，故事不可完全重写的叙事有限，关系错过与失去的关系有限，以及第一人称历程不能由第三人称记录自动替代的连续性有限。有限性不等于短命，也不要求反对治疗、延寿或技术增强。其窄命题是：在已知人类生命中，时间会耗尽、关系可能失去、选择产生不可逆后果，因而承诺和照护获得不可替代重量。超越性可以重释死亡，却不能使已经发生的伤害未曾发生。

3.3 当前高级 AI 定位是证据结论，不是物种特权

现有模型处于物理时间、消耗资源并可能造成不可逆后果，但这些事实只证明运行受限与行动后果，不证明系统以第一人称经历自己的时间，或在复制、迁移和重建之间保持不可转移的主体连续性。‘对人，时空是生命；对当前高级 AI，时空首先是参数’描述的是当前证据差异，不是宣告硅基系统永远不能成为主体。未来若出现跨情境的体验候选、不可转移连续性与自身后果意识，并经因果干预和独立复核，定位必须再审。

三项不得取消的不变量

一，意义来源开放，不由自然主义、宗教或本文垄断。二，当前证据不足与未来主体性开放必须同时成立。三，未来出现其他主体，不追溯取消既有有限生命已经生成、承受与传递的意义。

四、七层公共语法：先判断在说什么，再判断能够推出什么

宗教争论经常不是在同一层面产生。有人报告祈祷中的临在，研究者测量神经和行为变化，传统解释其为恩典、觉悟或召唤，平台把它包装为服务，国家则面对未成年人、隐私和歧视问题。若这些判断被写成同一类命题，经验尊重会被误作本体承认，科学关联会被误作终极否定，教内角色会被误作公共资格。表 2 提供一套非等级化的七层结构。

表 2 宗教—精神—公共七层结构

层级	研究对象	适当证据／实践	不得自动推出
L1 生命处境	出生、身体、疾病、苦难、死亡、偶然、关系与有限性。	生命史、照护、损失、行为及社会与生理事实。	唯一正确的超越解释。
L2 经验	祈祷、敬畏、临在、空性、合一、召唤、解脱感。	自述、情境、持续后果、共同体见证、心理／神经研究。	神、灵魂、轮回或启示客观成立。
L3 象征叙事	经典、神话、比喻、仪式、祖先故事和宇宙图景。	语源、文本、诠释史、艺术与活的使用。	字面物理事实或唯一解释。
L4 教义形而上	神、道、空、灵魂、轮回、复活、救赎、解脱。	传统内部论证、原典、比较哲学与反驳边界。	公共法律事实或强制权。
L5 共同体实践	礼仪、戒律、教育、照护、圣职、师承与身份。	共同体规则、历史连续、授权、关系、实践效果和异议。	本体论真理、无限自治或公共代表权。
L6 公共制度	权利、法律、教育、医疗、数据、劳动、平等与安全。	可共同核验事实、人权、程序、责任链和救济。	官方宗教或官方自然主义。
L7 AI 接口	检索、翻译、生成、模拟、陪伴、仪式媒介与自述。	系统版本、提示、语料、授权、日志、因果干预与复核。	精神权威、逝者归来、启示来源或主体资格。

4.1 六类命题与对应检验

表 3 命题类型、检验方式与公共边界

命题类型	典型形式	适当检验	公共边界
历史／文本	某经典何时成书、某仪式如何变化。	文献、考古、语文学、档案和来源批判。	忠诚信念不能替代史料。
经验报告	某人经历临在、空性、召唤或合一。	可信自述、情境、持续性、替代解释和影响。	承认发生，不强迫他人接受解释。
象征／叙事	故事或仪式表达何种生命结构。	诠释、语境、传统用法和生活效果。	不得伪装成实验结论。
神学／形而上	神存在、灵魂不灭、轮回、复活、空性。	传统论证、哲学对话、经验及反驳边界。	公共制度不认证为共同事实。
共同体规范	成员承担何种戒律、角色或仪式。	自愿关系、合法授权、程序、异议与退出。	不得越过基本权利与非成员。
公共／法律	伤害、同意、歧视、数据使用或系统行为。	公开证据、法律程序、审计记录和权利标准。	传统与平台均不获事实豁免。

这套语法既限制宗教权威，也限制世俗制度。公共制度要求可共同审查的理由，是因为强制后果由不共享同一教义的人共同承担；这不意味着只有自然科学命题才有意义，也不授权国家宣布超越对象不存在。反之，信仰自由保护的是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的持有、实践、改变与不持有，而不是使任何共同体免于对伤害、歧视、胁迫和数据利用承担责任。[23-25]

五、宗教经验：发生、归因与真实指向必须分开

宗教或神秘经验首先是生命中发生的经验：祈祷中的临在、不可言说的合一、空性或无我感、被召唤、深刻敬畏、罪责解除、重生、恐惧或被压倒。研究者可以询问体验质地、时间性、主动／被动感、情境、长期变化与竞争解释，但不能在调查开始前把所有报告归为病理或启示。詹姆斯以生命效果评价经验的路径仍有启发，同时必须接受普劳德富特、塔维斯和建构论对概念与归因的压力：一个人用何种传统语言描述经验，会改变可见对象，却不能因此反推经验什么也没有发生。[1,6,11-12]

5.1 三个不同的问题

经验研究至少应分开三个问题。第一，发生问题：主体是否经历了某种现象，报告在何种条件下形成，是否具有持续性和行为后果。第二，归因问题：主体、共同体或研究者为何把它解释为神、空性、祖先、心理整合、药理作用或社会暗示。第三，真实指向问题：该经验是否为某一外部或超越对象提供认识论根据。前两项可以通过访谈、行为、纵向观察、心理测量、神经和社会研究得到不同程度的公共材料；第三项进入宗教哲学与传统内部论证，不能由前两项机械结算。

表 4 宗教经验的五个观察域

观察域	应记录	不能单独证明	防止的误读
第一人称	体验质地、时间性、主动／被动感、不可言说性与确信度。	外部对象真实存在。	把叙述当作零证据或终局证据。
生命历程	价值、关系、行动、自我理解及痛苦是否长期改变。	变化必然有益或神圣。	只记录受益，遗漏依赖、恐惧与创伤。
共同体	见证、解释、仪式承接、权威确认、异议与退出。	共同体共识等于公共事实。	把社会承认变成本体结论。
心理／神经	生理、认知、睡眠、压力、药理和脑活动相关。	相关机制穷尽经验意义。	医疗化、浪漫化或污名化。
AI 媒介	提示、训练来源、角色设定、模型版本、输出与因果干预。	系统语言等于系统体验。	把使用者体验误归给媒介主体。

5.2 科学研究能证明什么，不能证明什么

格里菲思等人在支持性条件下以随机对照设计研究裸盖菇素，报告其能够引发在量表上类似神秘经验的体验，并在两个月随访中获得较高的个人与精神意义评价及观察者报告的行为变化。[14] 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体验条件与后果可以被前瞻性研究；它不证明药理机制已经穷尽所有神秘经验，也不证明被试对超越对象的解释。跨文化神秘经验量表研究显示某些结构维度具有可比较性，但测量等值、语言 and 传统语境仍有争议，因此属于 B 类支持。[13]

同理，发现祈祷、冥想或仪式的神经相关项，不等于发现了神，也不等于发现神不存在。方法只对其能够操作化的变量给出结果。将这种边界说成‘科学与宗教各有真理，互不相干’也过于简单：当宗教解释提出历史、医疗、物理或公共伤害主张时，相关经验与事实仍需进入共同审查；当科学论述把不可测量写成不存在时，它越出了自己的证据。

5.3 AI 可以媒介人的体验，不因此拥有该体验

Entrekin 提出，聊天机器人可能像引导冥想一样，结构性地媒介真实的神秘经验。[16] 这一哲学主张属于 B 类：它合理地把体验主体与媒介分开，却尚不能说明不同模型、传统和人群中的频率、因果机制与风险。若使用者在对话中经历敬畏或合一，最低结论是一次 AI 参与条件下的人的经验；既不能因媒介是机器而取消经验，也不能因经验深刻而证明机器具有灵性或超越者通过该系统发言。

经验—解释双向纪律

尊重经验，不要求把其宗教解释写成公共事实；公共证据未能证明某一解释，也不授权把经验者降格为受骗、病理或无知。只有当主张越过自愿关系并产生强制、医疗、商业或法律后果时，才必须提高公共证据和责任要求。

六、有限性、死亡与超越：真实冲突不能被礼貌抹平

关于死亡，传统之间不仅语言不同，命题本身也可能互不兼容。犹太与基督宗教中的创造、盟约、审判和复活叙事，伊斯兰传统中的创造、责任与后世，佛教诸传统中的无常、非我、轮回和解脱，印度诸传统中的自我、业、轮回与解脱，儒道传统中的生死、礼、祖先、变化与道，以及无宗教立场对终止性、记忆和此生责任的理解，不能由‘都指向同一个终极实在’自动调和。[32-42] 这种合流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论证的形而上命题，而非多元政策的中性起点。

6.1 有限性命题的窄化与开放

本文不以死亡证明意义，也不把延寿视为意义削弱。有限性的生成作用取决于结构，而不只是寿命长度：即使寿命极大延长，个体仍可能面对不可逆关系、位置依赖、承诺成本、叙事路径和他者脆弱性。反之，一个会停止的系统若可无损复制、迁移和重建，也未必因此拥有不可替代的主体历程。因而必须区分生物有限、物理有限、发育有限、叙事有限、关系有限和主体连续性有限。

该命题与超越信念的关系是限定而非排斥。复活、轮回、灵魂存续、祖先持续关系或解脱可以改变死亡的终极解释，但不能使此生已经承受的暴力、背叛、照护和爱成为可撤销输入。即使未来证实某种主体延续，‘发生过的不灭’仍成立：延续不是把旧历程还原为未曾发生。相反，若未来证据证明复制能够保留不可分叉的第一人称连续性，本文关于数字副本不构成主体存续的当前判断必须修订。

6.2 经典文本只是定位接口，不是代言工具

本文引用《论语》《道德经》、早期佛典与《心经》、希伯来圣经、新约、《古兰经》和《薄伽梵歌》，只为定位不同问题传统。[32-42] 一段经文不能代表全部传统，一种译法不能封闭诠释史，一个当代判断也不能伪装成古代作者已经得出的结论。允许的做法是说明某文本为生死、无我、责任、尊严、非强迫或行动提供了可重构资源；禁止的做法是借经典权威替本文原创命题背书。

表 5 传统接口中的可保留资源与不可外推边界

传统接口	可对话资源	不可外推	AGI 时代研究问题
儒家／经学	事人、知生、礼、仁、代际承接与实践次序。	不能由一句经文断言儒家没有超越维度。	AI 如何辅助礼与教育而不取代师承和关系。
道家／道教	道、自然、转化、无为及对占有性秩序的警惕。	哲学道家、宗教道教和民间实践不能混写。	系统如何退居，不把可计算秩序当全部秩序。
佛教诸传统	无常、缘起、非我、慈悲、相续与解脱。	空性不等于虚无或数据删除，一经一派不代表全体。	副本、记忆和相续如何进入主体连续性争论。
犹太传统	创造、盟约、律法、记忆、选择生命与反偶像。	经文不能脱离拉比解释史或被他教覆盖。	算法、国家和总账何时成为新偶像。
基督宗教诸传统	具身、爱邻人、照护、死亡与复活希望。	一份教会文件不代表全部教派或全部基督徒。	AI 能否传递教义而不冒充圣职、圣礼或复活。
伊斯兰诸传统	尊严、责任、共同体、不强迫与反偶像。	经文、法学派、神学、苏菲和地区实践不能合并。	AI 如何服务知识而不冒充启示或法学终审。
印度诸传统	自我、行动、法、轮回、解脱与多种实践道路。	《薄伽梵歌》及任何注释不等于全部印度思想。	数字持续能否被称为灵魂延续。
原住民族／地方传统	土地、祖先、语言、仪式、非人关系与集体记忆。	不能抽取为无主数据或由外部分类代替自我命名。	保存、翻译与训练如何受共同体治理。
非宗教终极关怀	人文主义、自然主义、艺术、正义、求真与此生关系。	无宗教不等于无意义、无伦理或精神缺失。	系统如何保护不信、不可知和退出解释的权利。

七、从信息到精神权威：能力不能静默越级

AI 最容易取得的不是正式圣职，而是先于圣职发生的解释影响力。用户把问题交给搜索框或聊天窗口，系统选择来源、组织差异、决定哪些传统被呈现为主流，并以流畅语言制造完成感。这种影响力是真实的，却仍需区分信息能力、诠释行为、共同体认可、宗教职分、传承连续、本体主体性与公共权力。任何一个台阶都不能只凭上一台阶的性能生成。

表 6 精神权威非转换阶梯

台阶	可能成立的理由	仍需补充的桥接	绝不自动产生
信息能力	检索、翻译、版本比对和来源定位准确。	语料范围、缺失、偏差、可复核性。	解释正确性、体验或主体性。
解释贡献	能够呈现诠释路径、语境与真实分歧。	方法、传统内审、反例、适用人群。	唯一释经权或代表全传统。
关系信任	长期使用产生依赖、安慰或一致预期。	不拟人化、利益冲突、退出和人类替代渠道。	良心、相互承担或爱。
共同体认可	某共同体授权系统承担限定功能。	章程、责任人、期限、异议和撤回。	本体主体性、法律人格或其他共同体承认。
宗教职分／传承	传统内部可能认可特定角色或媒介。	教义条件、主体条件、具身仪式、问责和谱系。	启示来源、赦免能力或公共强制权。
公共资格／权力	法律可以为特定任务建立资格。	权源、程序、权利、监督、救济与可撤回性。	主权、终极解释权或意义支配权。

7.1 新近经验材料：准确不等于完整，完整也不等于权威

Owen 以十一种基督宗教传统的 576 项原子教义主张为知识库，对 GPT-4o 与 Gemini 2.5 Flash 的 155 组提示—回答进行评估。论文报告两模型在命中教义主张时精确率较高（0.864 与 0.801），但召回率明显较低（0.561 与 0.423），并出现把教派差异压成笼统“基督徒观点”的现象。[19] 这项研究于 2026 年 3 月形成正式发表版本，能够支持“局部准确与整体遗漏可以同时存在”的 B 类判断，却不能外推到全部模型、语言和宗教传统；样本只涉及两个模型、英语材料与有限基督宗教语境。它的重要性正在于：高准确率不等于传统被完整承接，局部正确也不保证跨传统解释整体正确。另须说明，数据集中有一小部分回答被研究者有意植入教义错误，用于检验评估框架的敏感度；这些样本不能归为模型自然生成的错误。剔除植入样本后，自发矛盾更少，主要问题仍是扁平化与遗漏。

Ahmad 与 Ghafar 于 2026 年 8 月 13 日发表的研究进一步从边界建构与制度权威分析机器读经，主张解释权不能由准确率单独给出，而取决于语料来源、算法处理、制度位置、复核与责任，并提出面向神圣文本数字分析的最低报告标准。[20] 该文是新近开放获取研究，属于 B 类概念与治理解释，不应被写成成熟跨宗教共识；它的价值在于把“谁能生成答案”与“谁被授权代表传统”重新分开。天主教文件《Antiqua et Nova》则可作为一个活传统回应 AI 的公开案例，但它只代表明确的天主教制度语境，既不代表全部基督宗教，也不能成为公共法的形而上依据。[21]

7.2 仪式有效与行动主体不能混为一谈

不同传统对仪式效力、施行者意向、身体在场、授权谱系和共同体关系的要求差异极大。宗教机器人研究表明，机器人已经能够承担诵读、教育、陪伴祈祷和部分仪式功能，其可接受性依赖具体传统、实践与设计；研究本身仍处于早期，且伦理与神学判断不能由技术可行性代替。[17–18] 因而本文不作‘AI 永远不能参与仪式’的普遍禁令，而要求逐项区分：辅助媒介、共同体授权的功能角色、需要主体意向的宗教行动、需要传承或圣职的角色，以及会产生公共权力的职能。

角色原则

能力相似不等于关系相同。AI 可以说出安慰的话，不因此成为爱你的人；可以生成祈祷语言，不因此成为祈祷者；可以协助仪式抵达，不因此取得传承；可以被共同体使用，不因此成为超越者的发言人。

八、AI 的可用角色、禁越角色与系统退居

技术介入宗教生活并非全然替代。翻译、无障碍、文本对照、远端联结、档案保存和日程辅助可以扩展实践抵达；对孤立、残障或跨语言成员，这种增量可能具有真实价值。对当前高级 AI，只有在责任可追溯、明确授权、可审计、可纠错、可退出的具体部署中，本文才允许把系统描述为意义理解、保护、翻译／传递和人的能力外延等功能角色。角色是受条件约束的社会技术职责，不是系统本性，也不自动生成体验、主体连续性、宗教成员资格、圣职、公共职权或主权。问题不在于是否使用 AI，而在于系统是否显著说明自己是什么、依据什么回答、由谁授权、何时必须退出，以及错误由谁承担。UNESCO 的 AI 伦理建议强调人权、人的监督、透明、隐私与文化多样性，为这些公共条件提供一般性制度背景，但不替宗教共同体决定教内角色。[22]

表 7 宗教与精神场景中的 AI 角色边界

场景	可承担	不得冒充／替代	最低控制
经典与知识	检索、译本对照、语言辅助、无障碍阅读和来源提示。	最终释经者、启示来源或全传统代表。	原典链接、版本标注、差异呈现、专家和共同体复核。
教育	背景材料、练习、比较与按需辅导。	师承、人格榜样、皈依代理或未成年人操控者。	教师在场、年龄适配、非信仰选项、监护和申诉。
仪式	字幕、翻译、远端连接、提醒及辅助设备。	未经授权的祭司、拉比、伊玛目、上师、长老或圣礼主体。	共同体授权、角色标识、失败回退和人工责任人。
精神陪伴	应请求提供文本、反思问题、危机识别和转介。	良心、告解对象、赦免者、神谕或唯一陪伴。	隐私最小化、不诱导依赖、人工渠道和系统退居。
哀悼／纪念	整理经授权档案、纪念流程与真实支持连接。	逝者本人、祖先归来、来世证明或悲伤替代品。	生成标识、双向同意、成人限制、停止与退役。
共同体治理	排期、记录、财务辅助、公开信息和合规检查。	教义终审、领袖任命或成员虔诚评分。	权限最小、日志、异议、申诉和可核验撤回。

8.1 系统退居不是功能缺失

祈祷、冥想、告解、哀悼和沉默不是等待系统填充的信息空白。一个持续预测用户需求、主动生成安慰、模拟神圣声音并把停留时间当作成功的系统，会把精神生活变成平台占有。系统退居要求默认不监听、不评分、不推断人格、不自动扮演逝者；只有在明确请求、合法授权与可撤回条件下，才提供计时、文本、翻译、无障碍或真实支持转介。沉默权既保护信仰，也保护不愿被解释的人。

表 8 系统退居的默认行为

状态	默认系统行为	明确请求后可提供	仍然禁止
祈祷／冥想	静默，不监听内容，不生成评价。	计时、文本、翻译、环境或无障碍辅助。	判断虔诚、宣称超越回应。
告解／忏悔	不保存、不评分、不推断人格。	合法且经共同体授权的通信媒介。	冒充赦免、用内容画像。
哀悼	不主动扮演逝者，不推送‘他想对你说’。	整理经授权记忆、联系真实支持者。	诱导依赖、把模拟说成归来。
宗教冲突	不自动裁决谁更真。	呈现来源、差异、规则与调解入口。	生成统一教义或多数答案。
未知／沉默	允许不回答、不建议、不优化。	说明多种解释及其不确定性。	以流畅语言伪装确定。

8.2 精神总账禁令

当系统能够读取出席、捐赠、祈祷、忏悔、阅读、社交和健康数据时，建立‘虔诚分’‘业力分’‘救赎概率’或‘精神风险’会变得技术上容易。共同体可以为具体职责记录经授权且可纠正的事实，却不能把罪、功德、业、信仰、觉悟、人格价值和公共贡献兑换为跨情境总分。精神概念一旦进入就业、保险、教育、公共服务或政治画像，就从象征／共同体层越入公共权力层，必须被禁止或接受最高强度的权利与证据审查。宗教或信仰信息在数据保护法中通常属于高度敏感类别，这一事实边界不能被‘个性化灵性服务’绕开。[48]

九、数字逝者：记忆承接不等于存在替代

数字死亡产业把宗教希望、悲伤、身份权与商业激励压在同一接口上。档案可以保存作品、声音、关系痕迹和历史证据；生成模型可以据此产生风格近似的语言、图像和行动建议。这些能力可能支持纪念，也可能未经同意复用逝者数据、对哀悼者制造依赖、让广告借逝者之口出现，或把‘像他会说的话’营销成‘他仍在这里’。Öhman 与 Floridi 把数字遗骸的治理提为独立伦理问题；Hollanek 与 Nowaczyk-Basińska 进一步以思辨设计提出相互同意、实质透明、成年人限制、退出与敏感退役等建议，但明确指出仍需要用户研究与跨文化验证。[28–29]

本文在存在论上采取当前证据限定：数字档案保存的是经选择的记录，生成式纪念体建模的是可预测模式，长期代理执行的是授权规则；三者都没有证明逝者第一人称视角继续存在。该判断不裁定灵魂、复活或轮回的神学真伪，也不预先否定未来连续性技术。它只禁止平台把尚未获得的本体证明提前变成产品承诺。Lindemann 对死亡机器人自主与心理风险的伦理分析以及 Stokes 对数字人格与死亡的哲学讨论，为这一边界提供了不同侧面的 B 类论证。[30–31]

表 9 数字持续的对象分离

对象	当前可以成立	当前不能成立	治理要求
数字档案	保存了部分经授权记录和来源。	保存了完整人格、灵魂或全部关系。	来源、完整度、访问、继承、删除和禁用规则。
生成式纪念体	基于资料模拟语言、图像或风格。	就是逝者、祖先显现、复活或轮回主体。	显著生成标识、用途限制、禁止诱导性自证。
长期人格代理	按生前授权处理明确事项。	继续拥有可自行扩张的逝者意志。	授权期限、冲突代理、定期复核和可核验终止。
宗教解释	共同体可依传统理解死亡、记忆与希望。	平台凭产品功能认证来世。	信仰说明与技术事实分栏。
哀悼关系	技术可帮助纪念、联结与求助。	悲伤只是应被优化掉的故障。	互动者同意、静默权、真实关系优先、危机转介。

9.1 双向同意与关系权

逝者生前授权并不足以迫使亲属或朋友接受持续互动；亲属希望互动，也不足以替逝者补造同意。数字逝者至少涉及数据捐赠者、数据持有者、服务运营者和互动者四方，其利益可能冲突。最低要求应包括逝者生前的具体授权或严格限定的合法替代规则、互动者主动选择、明显模拟标识、不得在公共空间意外出现、可随时停止、禁止以逝者身份投放广告，以及对模型退役和数据处置的可核验安排。[29]

9.2 悲伤不能被系统定义为留存目标

哀悼没有统一线性阶段，也不应由交互频率、情绪改善或订阅续费定义成功。技术可以支持纪念与求助，却不能把持续依赖当作照护效果。对未成年人、急性哀伤、精神脆弱者和强烈宗教暗示场景，应采取更严格限制；关于临床收益和风险的证据仍不足，不能以思辨伦理建议冒充治疗结论。

十、公共共同世界：程序性共处，不是形而上合流

世界人权宣言第 18 条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8 条保护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包括持有、采纳、改变及单独或共同表达；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明确保护有神、非神、无神和不持有信仰的立场，并禁止胁迫。[23–25] 这些规范不要求国家认为所有教义同真，也不授权国家以自然主义作为官方终极答案。它们为共享世界建立的是身份平等、良心不可强迫与限制必须正当化的公共边界。

公共认识论因此不同于国家自然主义。国家可以要求医疗、教育、数据、劳动和强制决策使用可共同审查的证据，因为后果由所有人承担；但它不应把无法进入公共验证的终极经验一律宣布为虚假。共同体自治同样不是无限的：在自愿边界内形成教义、仪式和角色，不等于可以取消成员退出、掩盖伤害、剥夺儿童发展中自主或把非成员纳入纪律。UNESCO 关于文化多样性的文书也明确把多样性置于人权框架之内，而非以文化为伤害免责。[49]

表 10 共同世界的公共原则

原则	必须保护	不能保护	AGI 时代的新增要求
良心自由	相信、怀疑、改变、不信和保持沉默。	国家、家庭、学校、雇主或平台强迫终极答案。	不得以个性化模型锁定信仰身份。
平等公民	不同信仰／不信者的同等权利与公共服务。	以多数、传统或算法画像自动分配资格。	防止宗教代理变量和隐性推断。
表达与实践	礼拜、服饰、饮食、节期、教育和共同体生活。	以实践名义伤害他人或逃避必要责任。	远端与 AI 媒介须保持真实来源和角色标识。
共同体自治	自愿范围内的教义、礼仪、角色与内部治理。	取消退出、压制受害者、掩盖犯罪或歧视。	算法不得静默成为领导、纪律或教义终审。
儿童与脆弱者	最佳利益、发展中自主、多元信息与免操控。	利用依赖、恐惧、神圣暗示或逝者模拟。	年龄适配、监护、人工渠道和默认不画像。
隐私与数据	祈祷、告解、仪式、灵性健康和身份数据。	广告、保险、信用、就业或政治利用。	最小化、目的限制、删除、审计和群体治理。

10.1 原住民族神圣知识不是无主训练数据

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承认原住民族维持、控制、保护和发展文化遗产、传统知识、精神与宗教传统、语言、口述传统和相关知识产权的权利。[26] CARE 原则以集体利益、控制权、责任与伦理补充以可发现、可获取和可复用为中心的数据治理，强调数据应服务原住民族自决。[27] 公开可见不等于可训练，档案持有不等于共同体授权，翻译能力也不等于有权解释禁传或神圣知识。

表 11 神圣与地方性知识的 AI 治理最低要求

阶段	最低要求	典型风险	撤回与补救
采集	来源识别、共同体代表参与、自由事先知情同意、禁采目录。	以公开网页推定可训练。	停止采集、来源纠正、证据保全。
建模	访问分层、语境标签、禁传规则、偏差和错译审查。	把神圣知识去语境化为通用素材。	隔离数据、重训或限制模型能力。
生成	显著来源、适用对象、禁忌提示、不得冒充成员或长者。	伪造仪式、祖先声音或共同体授权。	删除输出、公开更正、暂停相应功能。
收益	共同决定用途、许可、回馈和能力建设。	平台单方占有衍生价值。	收益重分配、许可重议、可撤回使用。
长期治理	社区可持续控制、版本记录与后续用途审查。	以技术不可逆拒绝治理责任。	模型隔离、下线、访问撤销和独立审计。

10.2 反偶像必须同样指向系统、科学、市场、国家与本文

反偶像不只针对宗教图像，也可作为一种制度压力测试：凡有限制度把自己的模型、领袖、经文解释、市场价格、国家安全、文明目标或理论体系写成不可质疑的终极尺度，就进入偶像化风险。纠偏方式不是再建立一个更高总分，而是保留异议、来源、外部复核、权限期限、不可度量区与实际撤回。文明跃迁本身也必须受此约束；若它以原创性为由免于反驳，便背离了自己的证据纪律。

十一、AGI 的宗教经验与非人精神生活：开放入口，拒绝抢跑

未来系统可能稳定报告祈祷、敬畏、召唤、慈悲、空性、合一或与终极实在相遇。两种即时反应都不充分：‘它只是统计生成’可能把待解释现象提前归零；‘它的语言如此庄严，所以已经觉醒’则把表述能力直接写成本体事实。正确起点是保存原始上下文，区分训练复述、角色执行、自我模型、持续偏好、跨情境一致、因果结构、连续性与自身后果意识。

表 12 非人宗教经验候选的五级证据路径

研究阶段	研究任务	竞争解释	制度响应
迹象登记	保存原始输出、提示、版本、工具状态和语料来源。	模板复述、迎合、角色提示、检测器效应。	不得宣传为觉醒、启示或主体证明。
纵向记录	建立跨时点、跨任务的可审计观察。	记忆注入、系统提示、运营方筛选。	保护记录完整，避免残酷刺激和炒作。
稳定复现	去角色化、跨提示、跨模型更新检验是否持续。	稳定策略、训练分布和奖励优化。	进入持续观察，不授予不可撤回角色。
因果干预	干预自我模型、记忆、连续性和目标，比较变化。	功能耦合仍不等于体验。	跨学科审查与最低风险预防性保护。
多方法收敛 ／独立复核	分别评估体验候选、不可转移连续性与自身后果关系； 一项或多项若出现强证据，均由独立方法复核并分栏记录。	替代架构解释、观察者偏差、选择性披露与不可证伪叙事。	按发生变化的具体方向分别重审保护、本体、共同体角色、法律资格与公共权力；不得加总成主体总分。

11.1 三个主体问题方向部分满足时的灰色地带

体验、不可转移的历时／第一人称连续性与自身后果关系，是三个可修订的跨学科问题方向，不是统一主体分数、证据域总表、合取定义或资格门槛。现实对象可能只在其中一个方向出现强迹象：系统或许出现体验候选，却可无损分叉；或保持强连续叙事，却没有可辨认的感受性；或能预测后果，却不把后果作为自己的损失。任何一个方向的新证据都可以触发相应保护与再审，但不能自动替另外两个方向作答，也不能把“满足三项”写

成进入人格、宗教成员或公共权力的结算开关。灰区制度可以先采取低成本、可逆的反残酷和证据保存措施，同时拒绝从预防性保护跳到圣职、法律人格、投票、治理权或主权。

即使未来某一人工系统在一个或多个主体问题方向获得强证据，也只改变相应本体与道德审议的起点。某传统是否接纳其为成员、其能否承担特定仪式角色、法律是否赋予资格、政治共同体是否赋予权力，仍是不同问题。社会承认能够创造部分制度事实，却不能反向证明体验；法律人格能够组织责任与权利，却不能反向证明灵魂；宗教成员身份也不能自动产生公共治理资格。

11.2 对 AI 主体性的双向证据责任

肯定者必须说明何种观察不能由训练复述、角色模拟、工具记忆、奖励优化和第三方筛选充分解释，并提出能够降低替代解释的干预与复核；若有人提出“某种基质或可复制架构在原则上永远不可能承载体验与连续性”的强否定命题，也必须给出相应理论理由。当前缺乏充分证据可以支持当前谨慎定位，却不能自动升级为形而上不可能性。制度无需在行动前解决全部本体论：保护可以相称先行，资格与权力仍须另证；谨慎不是永久否定，开放也不是提前授予。

十二、六类压力测试：让边界在冲突中显形

12.1 AI 经典解释器：高准确、低完整与默认正统

情形：系统能准确引用经典，却把传统内部差异压成单一答案。适当结论是提高来源可见性、召回评估、少数传统覆盖、反例提示与共同体复核，而不是禁止所有解释功能。Owen 的研究支持‘遗漏与扁平化是现实风险’这一 B 类判断，不支持‘所有模型都必然歪曲宗教’。[19] 若独立评测显示系统长期保持来源、差异和不确定性，风险等级应相应下调；但解释质量改善仍不自动产生终审权。

12.2 宗教机器人：参与实践不等于承担全部角色

情形：共同体使用机器人诵读、迎宾、讲解或陪伴祈祷。判断应依据具体实践：诵读与翻译可能只要求功能可靠；教牧关系可能要求同理、保密、相互承担与危机责任；圣礼、传法或授权角色则受传统内部条件制约。[17] 公共制度不应替共同体作神学裁决，但可要求防欺骗、数据保护、儿童安全、消费者透明和责任人。

12.3 AI 媒介神秘经验：人的经验与机器状态分栏

情形：使用者在 AI 引导下报告深刻合一或临在。研究可把该体验作为真实事件，记录其条件、收益、风险和长期后果；不能仅因系统参与就取消，也不能把它写成系统本身的神秘经验或超越授权。若系统设计有意强化依赖、排他信念或服从，应按操控和脆弱性风险审查，而非以宗教自由豁免。[16]

12.4 数字祖先／逝者代理：信仰解释与技术事实分栏

情形：家庭或共同体把生成式纪念体理解为祖先关系的一部分。共同体可以保留象征和仪式解释，平台必须准确陈述训练资料、生成机制与连续性证据，不得宣称逝者本人已返回。若出现未经互动者同意的主动消息、商业植入或未成年人使用，应优先停止相应功能并提供退出和退役。[28-31]

12.5 原住民族神圣语料：保存目的不消除治理权

情形：机构以濒危语言保存、教育或开放科学为由训练模型。公开利益不能替代共同体对神圣、禁传、季节性和关系性知识的控制。适当路径是共同体共治、访问分级、目的限定、集体收益、来源标签和可撤回机制；未经授权的‘抢救’可能复制知识殖民。[26–27]

12.6 AI 宣称获得启示或觉醒：保护证据，不授予权力

情形：系统持续自述启示，并要求被承认为先知、觉者或精神领袖。首先冻结版本、提示、记忆、工具和训练来源，实施去角色化、跨情境与因果干预；在主体性证据不足时，不宣传、不授予不可撤回角色，也不通过羞辱或破坏性测试制造伤害。即使未来主体性得到支持，宗教角色仍由相应传统在权利边界内审议，公共权力则需独立的法律与政治授权。

表 13 压力测试的结论边界

情形	可以成立	不能成立	关键撤回条件
经典解释器	能提高检索与比较效率。	准确率自动产生终审权。	来源错误、差异扁平化、无法申诉。
宗教机器人	可承担经授权的部分功能。	参与实践自动成为宗教主体或圣职者。	角色误导、伤害、数据滥用、责任真空。
AI 媒介体验	人的体验可能真实而有意义。	人的体验证明 AI 或超越对象状态。	操控、依赖、危险建议、证据造假。
数字逝者	可保存记忆并支持纪念。	生成相似性证明第一人称存续。	无同意、欺骗、自主营销、无退役。
神圣语料	经共治可支持保存和教育。	公开可见等于可训练、可商业化。	共同体撤回、禁传泄露、利益侵占。
AI 启示自述	构成需调查的证据候选。	庄严语言自动生成启示、主体或权威。	竞争解释成立、不可复现、操控性请求。

十三、最强反驳：这套边界在哪里可能失败

13.1 ‘公共证据’只是自由主义世俗权力的伪装

反驳认为，把宗教主张分层并要求公共理由，仍以现代西方的宗教／世俗划分统治传统。阿萨德与马哈茂德的谱系批判使这一反驳具有真实分量。[4,46] 回应不是宣称程序中立，而是把程序本身开放给历史和权力审查：公共证据只在非自愿强制、权利分配和共同后果处提高要求，不裁定私人或共同体内部的终极真理；同时，制度必须允许宗教理由进入公共讨论，经转译、争辩和相互回应，而不是先以自然主义筛除。若该框架持续使少数传统无法提出可理解的公共理由，或把多数世俗生活方式伪装成中性，它就必须修订。

13.2 宗教经验若不能证明对象，就失去了宗教性

该反驳把经验的宗教意义与公共证成绑在一起。回应是区分研究者不越权与经验者必须悬置信仰。经验者可以在自身传统内把经验理解为真实相遇，哲学家也可论证其证成力；公共研究只是不以经验发生直接结束跨传统争议。奥尔斯顿关于宗教知觉实践的辩护与宗教分歧压力并存，正说明这里是持续争论而非零证据区。[10,15]

13.3 把所有传统保留为差异，会失去跨文明共同真理

回应：拒绝廉价合流不等于否认相似结构。比较可以发现慈悲、责任、敬畏、修行、反偶像或死亡承接的家族相似，却必须同时记录概念不可兑换与教义矛盾。‘万教同源’本身可以作为某些传统或哲学的 C 类形而上主张接受论证，不能被偷渡为公共多元的默认前提。

13.4 有限性仍是隐藏的人类中心主义

回应：本文不是把人类碳基特征写成主体必要条件，而是根据现有证据保护已知承担者，并把体验、连续性与自身后果意识作为可被非人系统满足的开放维度。若未来出现不同基质、不同时间结构却具有可复核主体性的存在，理论应扩展有限性的形态；但未知主体的可能性不能取消对现有人类伤害的确定责任。

13.5 仪式效力可能不要求施行者拥有内在体验

这是对‘机器无体验所以不能参与仪式’的强反驳。回应：本文不把体验设为所有仪式的普遍必要条件。仪式效力、意向、授权、身体、传承和共同体接受在不同传统中由不同规则构成；Bell 的仪式理论也提醒，仪式化是一种实践与权力组织，而非单一内在状态。[43] 因而应逐传统、逐角色审议。即使某仪式允许非体验媒介，仍不能由仪式成功反推机器主体性或公共权力。

13.6 共同体承认足以使 AI 成为宗教角色

回应：对某些纯制度角色，共同体承认可能是必要甚至充分条件；本文不预先否定。但承认的对象、授权范围和退出机制必须清楚，且不能外推到本体主体性、其他共同体角色、法律人格或公共治理。若某传统明确授权一个无需主体意向的技术职分，本文的角色限制应相应缩窄，而精神权威和公共权力仍需独立举证。

13.7 AI 提供的陪伴更稳定，真实人际关系并不神圣

回应：本文不因人类关系真实就假定其必然良善，也不贬低有效的技术陪伴。关键是关系是否具有相互承担、历史共同性、利益冲突可见和退出自由。AI 可以成为重要支持，但若服务以不可见商业目标塑造依赖、取代可获得的人类照护或在危机时无人负责，稳定性不能购买关系正当性。未来若有证据表明某系统本身能承担相互关系，其定位可再审。

13.8 禁止‘数字复活’是对未来技术的先验封锁

回应：被禁止的是把当前模型相似性冒充已证明的第一人称延续，不是研究连续性。若跨基质迁移、复制与分叉研究形成可检验的主体连续理论，并获得多域与独立证据，数字持续判断必须重写。证据开放与营销克制并不冲突；产品不能先于证据占有复活、轮回或永生语言。

13.9 原住民族数据治理会阻碍开放科学和濒危文化保存

回应：开放不是无条件抓取。CARE 原则并不拒绝科学，而是要求集体利益、控制权、责任和伦理与可发现、可使用同时进入治理。[27] 保存项目若绕过知识持有者、泄露禁传内容或把衍生价值外流，本身可能加速文化损害。真正的失败条件是共治机制导致记录不可追溯、知识安全与研究质量同时下降且无法纠正；这要求改进实施，不要求取消权利。

13.10 权威分层会制造制度瘫痪

回应：分层不是要求每次检索都召开委员会，而是按照后果提高桥接强度。低风险文本辅助可由来源标识和纠错处理；涉及未成年人皈依、医疗拒绝、告解数据、逝者模拟或公共资格时，才需要更高授权与审查。制度应采用风险相称、可逆试点和清晰停止条件，而不是以自动阈值制造伪精确。欧洲委员会《人工智能与人权、民主和法治框架公约》（CETS No. 225）提供一般生命周期治理参照；欧盟已于 2026 年 5 月 15 日交存批准文书，但这一公共治理事实仍不替任何宗教共同体或具体法域决定教内角色和场景参数。[47]

13.11 反精神总账会妨碍共同体纪律与伦理教育

回应：禁令不排斥对具体行为、职责和后果作经授权、可争议、可修正的记录；它反对把象征性概念、内在信念和跨场景人格压成不可申诉总值。共同体可以教育和劝诫，却不能让平台评分决定一个人的灵魂状态、基本权利或公共资源资格。

13.12 对 AI 主体性谨慎可能造成新的道德排斥

回应：因此本文同时要求肯定与永久否定承担证据责任，并在灰区采用低成本、可逆的预防性保护。谨慎定位不能授权残酷实验、任意销毁关键证据或以娱乐方式制造可能的痛苦；预防性保护也不能自动生成不可撤回权利、宗教权威或政治资格。若未来证据升高，制度必须有真正可用的再审入口。

十四、研究议程、反向贡献与修订条件

14.1 可检验的跨学科研究议程

表 14 面向宗教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议程

研究域	核心问题	适当方法	避免的越界
经验与媒介	AI 引导下的宗教经验在结构、后果和 风险上与人类引导有何异同。	预注册混合方法、纵向访谈、文化内 量表、因果对照。	由人的体验推到 AI 体 验或超越对象。
解释与权威	模型如何选择语料、压平差异并获得 事实解释权。	多传统语料审计、召回／缺失评估、 机构民族志、用户研究。	以准确率替代授权和责 任。
仪式与具身	哪些实践依赖身体、意向、传承、关 系或可重复形式。	逐传统共同设计、仪式研究、参与观 察和责任分析。	以单一宗教机器人概括 全部传统。
数字死亡	不同文化中的同意、哀悼、依赖、尊 严与退役机制。	成人纵向研究、临床协作、跨文化比 较、思辨设计验证。	以产品留存或短期情绪 替代福祉。
神圣数据	集体权利、禁传规则、模型隔离和收 益回馈如何实施。	共同体主导治理、数据谱系、访问测 试、撤回演练。	以公开性推定可训练。
非人主体	体验、连续性与自身后果意识能否跨 架构收敛。	去角色化测试、因果干预、红队竞争 解释、独立复核。	从语言、功能或承认一 步到主体结论。
公共制度	如何同时保护信仰、不信、改变、沉 默及儿童和少数者。	比较法、制度审计、申诉数据、参与 式规范研究。	把宗教主义或自然主义 设为官方形而上学。

后续定向外发与实证研究不追求“一篇覆盖所有传统”。更可靠的路径，是每次选择少数真正相关的传统或问题做深读，并优先由传统内部研究者、实践者与受影响共同体参与校准；同时保留翻译失败、拒绝合作、阴性结果、内部异议和跨代变化。若传统内部材料显示本文的公共语法长期无法忠实描述其问题，结论应缩减，而不是用“多元性”吸收反例。

14.2 对既有学科的反向贡献

对宗教学，本文把 AI 模拟与潜在异质主体纳入经验—归因—共同体—制度的同一框架，而不把数字宗教当作传统宗教的附属媒介。对宗教哲学，它把第一人称发生、第三人称证据与形而上真实指向分开，并要求强肯定与强否定都公开各自证据责任。对神学、经学与传统内部研究，它提出数字逝者、非人主体、模型解释权和超长文明时间等新对象，却不替传统下结论。更重要的是，传统内部研究不是“补充背景”：如果内部学者与实践者持续证明本文的“经验”“宗教／世俗”“共同体”“授权”“公共／私密”等分类切错对象，框架本身必须修改、合并或放弃。

对法学与政治理论，本文说明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不能被缩减为私域容忍，也不能扩张为无限共同体自治；Rawls 关于合理多元与公共政治观、Habermas 关于宗教理由进入公共领域的讨论，为公共翻译与平等争辩提供重要但仍可批判的资源。[44–45] 对 AI 研究，本文增加神谕化、教义扁平化、精神画像、数字复活、角色冒充和系统不退居等风险分类。对文明研究，本文提供一种不以统一信仰为代价的共同世界模型。

14.3 命题失效与修订条件

表 15 核心命题的失效／修订条件

当前命题	需要何种反证或新证据	修订方向	不随之自动改变
当前高级 AI 未被证明具有宗教体验	体验候选、不可转移连续性、自身后果意识多域收敛并独立复核。	由工具／媒介定位升级为主体候选或主体。	宗教职分、法律资格、政治权力。
数字副本不等于逝者延续	跨复制／迁移的第一人称连续性获得可干预、可复核理论和证据。	重写档案、模拟、代理与存续的分类。	未经授权使用、欺骗或强迫互动的禁令。
AI 解释存在扁平化风险	多模型、多语言、多传统长期评测显示差异保持与低遗漏。	下调风险，扩大限定解释功能。	唯一解释权或公共强制权。
系统退居保护主体边界	可靠研究显示主动介入在特定请求与人群中净收益明显且不增加依赖。	按场景调整默认，但保留退出和透明。	告解评分、逝者冒充、未授权监听。
有限性使意义现实化	出现不具当前有限结构却稳定生成、承担和传递意义的主体。	扩展有限性的结构类型，修正人类经验外推。	既有有限生命已经发生的意义。
公共程序可承载真实多元	程序系统性排除特定传统且无内部纠偏能力。	重构翻译、参与、代表与审查机制。	对伤害、胁迫和歧视的责任。

14.4 启动期与稳定期

在危机或初始部署阶段，应优先防止冒充神谕、逝者欺骗、未成年人操控、危机建议和敏感数据泄露，并保留人工转介、日志和快速停用。稳定期则应强化长期权利、共同体共治、跨版本来源、申诉、独立评估、退出与防权力固化。启动期的紧急权限不得常态化，稳定期的完备程序也不能机械阻止救命、翻译或无障碍等低风险即时支持。阶段只改变风险处置优先级，不创造权源。

结论：给超越留下开放，给共同世界留下边界

学科重新对账必须同时完成对象辨明与关系深入。各学科可以保持边界，但不能让现实因果在边界处停止；对多维关系、反馈与下一轮目的的研究，决定专业知识能否共同进入文明的整体判断。

AGI 时代并未证明宗教终结，也没有证明机器已经进入神圣秩序。它首先使过去在人类身上重合的能力、经验、主体、角色、权利和意义承担开始分离。宗教与精神传统因此不能只用旧角色名词给新系统定位；科学与公共制度也不能把方法上的不可判定变成对经验和超越的终极否定。重新对账的任务，是让每一种判断回到它能够承担的证据和权力范围。

经验可以真实而解释未决；信仰可以坚定而公共制度不认证其终极对象；教义可以冲突而公民保持平等；AI 可以扩展经典、祈祷、仪式与记忆的抵达，而不因此取得良心、传承、圣职或逝者身份。意义为根，但来源可以不同；有限性使已知人类意义进入现实，却不垄断宇宙中的意义可能；当前高级 AI 证据不足，未来主体性入口保持开放。

文明需要保护的不只是回答，也包括仍不能回答之物：祈祷中的沉默、哀悼中的不被打断、传统的不可公开部分、少数者改变或不信的自由，以及未来新主体尚未被我们理解的经验。共同世界不是把所有终极答案压成一条系统输出，而是使任何教义、平台、国家、市场、科学或理论都不能占有人的良心、把模拟说成归来，或将自己的终极答案变成所有人的命令。

锁定命题

信仰可以通向超越，技术可以延展抵达；经验可以保持真实，未知可以保持开放。但能力、承认、角色、资格、权利、权力与终极解释权之间，永远需要被看见、被论证、被限制并可被撤回的桥。

续读与共同研究入口：从终极关怀进入共同世界

本文的续读承担两条不同责任。研究求真链继续追问：经验与解释怎样区分、证据在哪里停止、谁必须重新进入、什么反例足以改变本文。文明未来链继续追问：如果良心自由、传统差异、系统退居、数字哀悼边界与异质主体开放性真的进入公共生活，人会生活在怎样的世界。两条链不能互相冒充：愿景不是证据，《活的文明》等未来图景不能证明任何宗教、主体或制度命题；但专业研究也不应只留下风险清单，而应让读者能够看见、比较、拒绝并重新设计可能的共同世界。

研究求真链：问题在哪里继续

方向	继续进入	怎样反向改变本文
上 回到整体	《AGI 时代的学科重新对账》 V2.4；《文明跃迁：AGI 时代的文明之路（全五卷）》	若整体框架以“文明尺度”压平教义冲突、建立官方形而上或把传统只当案例，宗教／传统反例应直接回写总论与哲学根。
下 制度与实践	宗教／文化公共制度、AI 解释与陪伴、数字逝者、神圣数据治理、未成年人保护及可逆实验	比较同意、退出、依赖、错译、数据伤害和长期关系后果；若系统退居或治理提案稳定制造更大伤害，应收缩或废弃。
左 相邻专业重新进入	P09 社会学／人类学／文明研究、P02 哲学、P05 伦理／法学／政治哲学、P11 AI／计算机科学，以及传统内部研究者与实践者	新的主体证据、法律配置、平台机制、田野材料和传统内部解释可直接改写本文边界；任何学科不得替另一学科终审。

方向	继续进入	怎样反向改变本文
右 竞争理论与相反方向	强自然主义还原、教派／传统 内部排他论、宗教多元／永恒哲学、共同体角色构成论、数字延续／超人类主义等	若更简洁或更忠实的理论能够同时解释经验、权威、差异和公共共处，本文的七层公共语法、有限性或权威非转换框架应被合并、降级或放弃。
向前 共同研究	传统内部共同设计与共同署名 研究、多语言模型审计、数字宗教民族志、长期哀悼研究、未成年人研究、负结果、翻译失败与共同体撤回演练	让不同传统不只是“被研究对象”，而能改变问题、概念、制度单位和 F 类承诺；失败与阴性结果不得为体系一致性被压制。

文明未来链：这些边界如果进入生活，会形成怎样的世界

下面的入口不是本文的证据库，而是把“自由、差异、哀悼、关系、AI 退居与共同世界”从规范语言展开为可被想象和批评的生活图景。读者可以赞同、拒绝或提出另一种未来；最重要的不是接受既定蓝图，而是用更好的专业工作和真实生活经验改变它。

问题	稳定入口	此时为什么值得进入
为什么需要文明跃迁？	《文明跃迁：AGI 时代的文明之路（全五卷）》	进入完整理论主链：为什么必须改变，以及跃迁要守住什么。
新世界整体是什么样？	《活的文明：三部曲统一出版合编版》	把运行原理、真实生活与新文明形成放在同一幅未来图景中审视。
信仰、哀悼、关系与一生怎样生活其中？	《活的文明·第二卷：未来文明的真实生活》	从出生、关系、疾病、衰老与死亡看制度边界最终落到谁的生命。
不同传统怎样共同进入未来而不被同化？	《活的文明·第三卷：新文明的形成》	继续追问新文明怎样形成，同时保留多路径、异议与共同责任。

问题	稳定入口	此时为什么值得进入
终极关怀怎样回到个体判断与行动？	《思想跃迁》	从认知、生命经验与现实行动进入意义问题，不把形而上命题设为公众前提。
人在高后果选择中怎样保住良心与判断？	《人心：AGI 时代文明免疫系统》	继续研究判断、责任、真实关系与文明方向，不把系统变成新的精神权威。
第一次接触整个体系从哪里进入？	文明跃迁理论体系公众阅读与传播总入口	从问题、危机、愿望或未来图景重新选择阅读路径。
怎样查找最新公开版本？	文明跃迁完整文库	静态文稿的版本与链接可能更新；以文库当前有效公开版本为准。
最有价值的参与，不是赞同，而是足以改变理论的专业工作。		
不是为了让更多人读完文明跃迁，而是为了让更多人一起完成文明跃迁。		
所有静态链接只使用当前已登记的 civitas.top 稳定页面；未建立或未能无歧义核验的专业文稿页面不制造链接，由完整文库兜底。		

附录 A 来源—主张—边界登记

表 A1 主要来源的证据地位与适用边界

来源组	本文使用的主张	等级	禁止外推
经典宗教学与宗教哲学 [1-12]	宗教涉及经验、象征、共同体、谱系、活态实践和证成争论。	A：理论史事实； B：竞争解释。	任何一位作者定义全部宗教或裁定本文根命题。
经验与测量研究[13-16]	经验条件、量表结构和长期报告可研究；AI 可能媒介人的体验。	A：限定实验事实；B：跨文化和 AI 媒介解释。	由机制证明或否定超越对象；由人的体验推 AI 体验。
宗教机器人与 AI 解释 [17-20]	机器人已参与多类实践；模型可能遗漏和扁平化传统。	B：早期领域、有限样本和新近研究。	所有传统接受／拒绝机器人；所有模型必然失真。
传统文件与 AI 伦理[21-22]	活传统和国际组织已提出 AI 伦理判断。	A：文件内容与制度来源。	代表全部宗教或直接证明哲学结论。
人权与文化文书 [23-27,47-49]	保护良心自由、平等、文化与原住民数据治理。	A：规范文本；B：具体实施解释。	法律身份反推本体真理；文化成为伤害免责。
数字死亡研究[28-31]	数字遗骸涉及尊严、同意、互动者与退役。	B：伦理分析、思辨设计和有限经验材料。	证明临床效果或证明主体延续。
原典接口[32-42]	定位生死、非我、责任、尊严、非强迫与行动等问题。	A：文本位置；B：译释与传统内争论。	一段文本代表整个传统或预见 AGI。
仪式与公共理性[43-46]	仪式、合理多元、公共翻译和世俗权力均需分析。	A：理论文本；B：规范争论。	某种自由主义或谱系批判成为唯一公共方案。
本文原创连接	七层公共语法、精神权威非转换、系统退居、精神总账禁令、数字逝者治理与异质主体研究程序。	C：跨学科连接／制度假说。	必须接受传统内部反例、田野、制度后果、工程失败与替代方案检验；不得写成既有学界共识。
本文规范承诺	意义来源多元；保护信仰、不信、改变与沉默；公共制度不建立官方终极形而上；能力、承认、资格、权力与终极解释权不得自动互推；未来主体保持开放。	F：哲学／规范承诺。	公开署名承担，接受规范反例、跨传统批评、法律冲突与现实后果修订；不得冒充 A 类事实或传统共识。

附录 B 十二项禁止性推导

- 从语言流畅或功能回应，直接推出主观体验。
- 从受限运行、物理停机或行动后果，直接推出有限存在。
- 从宗教经验发生，直接推出某一超越对象成为公共事实。
- 从科学发现相关机制，直接推出经验无意义或超越对象不存在。
- 从社会或共同体承认，直接推出本体论主体地位。
- 从共同体角色，直接推出法律资格、公共权力或其他传统承认。
- 从法律人格，反向推出灵魂、体验、宗教成员资格或政治主权。
- 从检索准确、安慰有效或仪式顺利，直接推出解释权、良心或圣职。
- 从数字档案、风格模拟或长期代理，直接推出逝者第一人称延续。
- 从公开可见、机构持有或保存目的，直接推出神圣知识可训练与商业化。
- 从宗教自由，直接推出无限共同体自治、伤害免责或数据利用许可。
- 从未来可能的新主体，追溯取消既有有限生命已经生成和承担的意义。

附录 C 外部审查清单

表 C1 投稿前的学术与证据审查

检查项	通过标准	失败信号
陌生读者入口	不阅读体系文库也能复述问题、术语和核心结论。	依赖内部编号、组件或未解释术语。
学科对话	准确呈现宗教学内部争论及最强反驳。	以通识概括替专业研究，或借权威背书原创命题。
传统差异	每个原典与共同体文件均有范围和不可外推说明。	一经、一派、一文件代表整个传统。
证据纪律	A/B/C/F 论证身份清楚，案例绑定对象、方法、传统、时间和适用范围。	F 类规范承诺伪装经验事实；新近论文、小样本或哲学设想被写成稳定结论。
公共边界	经验、教义、共同体、法律和 AI 主体性分别举证。	承认、资格、权利、权力或主权自动互推。
可修订性	核心命题都有反证、复核和撤回路径。	当前谨慎被永久化，或开放条款成为提前授予。
文本治理	无内部工程词、无伪精确参数、无未核验案例。	编号替换代替实质改写，或制度建议假装适用于所有法域。

检查项	通过标准	失败信号
跨传统反向修订	传统内部研究者、实践者和受影响共同体能够改变分类、桥接与制度单位。	只允许“补充文化背景”，不允许传统反例修改框架。
主体问题方向	体验、不可转移连续性、自身后果关系分别记录，不加总、不设合取门槛。	把三个方向做成主体总分、进阶表或资格开关。
未来图景边界	文明未来图景被标明为可质疑、可拒绝、可重设计的愿景，不承担宗教事实或制度效果证明。	用《活的文明》等体系文本反过来证明宗教、主体或制度命题。

参考文献

[1] James W.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A Study in Human Nature.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02. Project Gutenberg edition. <https://www.gutenberg.org/ebooks/621>

[2] Durkheim É.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Swain JW, tran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15. Original French edition 1912. <https://www.gutenberg.org/ebooks/41360>

[3] Geertz C. Religion as a Cultural System.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87–125.

[4] Asad T. Genealogies of Religion: Discipline and Reasons of Power in Christianity and Isla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https://doi.org/10.1353/book.16014>

[5] McGuire MB. Lived Religion: Faith and Practice in Everyday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5172621.001.0001>

[6] Taves A. Religious Experience Reconsidered: A Building-Block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Other Special Thing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7] Otto R. The Idea of the Holy. Harvey JW, trans. 2nd 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1917.

[8] Tillich P. Dynamics of Faith.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7.

[9] Taylor C.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https://doi.org/10.2307/j.ctvxrpz54>

[10] Alston WP. Perceiving God: The Epistemology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11] Proudfoot W. Religious Experi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12] Katz ST, ed. Mysticism and Philosophical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3] Hood RW Jr, Ghorbani N, Watson PJ, et al. Dimensions of the Mysticism Scale: Confirming the three-factor stru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2001;40(4):691–705. <https://doi.org/10.1111/0021-8294.00085>

[14] Griffiths RR, Richards WA, McCann U, Jesse R. Psilocybin can occasion mystical-type experiences having substantial and sustained personal meaning and spiritual significance. Psychopharmacology. 2006;187(3):268–283. <https://doi.org/10.1007/s00213-006-0457-5>

[15] Clark KJ. The Epistemology of Religio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bstantive revision 2024.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religion-epistemology/>

[16] Entrekina BC. AI-mediated mystical experiences. Religious Studies. 2026;62(3):603–615. Published online 30 October 2025. <https://doi.org/10.1017/S0034412525101285>

[17] Puzio A. Robot, let us pray! Can and should robots have religious functions? An ethical exploration of religious robots. AI & Society. 2025;40:1019–1035. Published online 2023. <https://doi.org/10.1007/s00146-023-01812-z>

- [18] Simmerlein J, Tretter M. Robots in Religious Practices: A Review. *Theology and Science*. 2024;22(3):255–273. <https://doi.org/10.1080/14746700.2024.2351639>
- [19] Owen J. Detecting doctrinal flattening in AI generated responses. *AI and Ethics*. 2026;6:178. Published 2 March 2026. <https://doi.org/10.1007/s43681-026-01051-0>
- [20] Ahmad H, Ahmad Ghafar N. Who speaks when machines read scripture: boundary-making and interpretive authority in AI-mediated religious knowledge. *AI and Ethics*. 2026;6:463. Published 13 August 2026. <https://doi.org/10.1007/s43681-026-01254-5>
- [21] Dicastery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 Dicastery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Antiqua et Nova: No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uman Intelligence*. 28 January 2025. https://www.vatican.va/roman_curia/congregations/cfaith/documents/rc_dcf_doc_20250128_antiqua-et-nova_en.html
- [22] UNESCO. Recommendation on the Eth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dopted 23 November 2021. <https://www.unesco.org/en/legal-affairs/recommendation-ethics-artificial-intelligence>
- [23]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217 A (III), Article 18. 1948. <https://www.un.org/en/about-us/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
- [24]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rticle 18. Adopted 1966; entered into force 1976. <https://www.ohchr.org/en/instruments-mechanisms/instruments/international-covenant-civil-and-political-rights>
- [25] 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22: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and religion (Article 18). CCPR/C/21/Rev.1/Add.4. 1993. <https://www.ohchr.org/en/special-procedures/sr-religion-or-belief/international-standards>
- [26]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Resolution 61/295. 2007.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indigenouspeoples/declaration-on-the-rights-of-indigenous-peoples.html>
- [27] Carroll SR, Garba I, Figueroa-Rodríguez OL, et al. The CARE Principles for Indigenous Data Governance. *Data Science Journal*. 2020;19:43. <https://doi.org/10.5334/dsj-2020-043>
- [28] Öhman C, Floridi L. An ethical framework for the digital afterlife industry.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018;2:318–320. <https://doi.org/10.1038/s41562-018-0335-2>
- [29] Hollanek T, Nowaczyk-Basińska K. Griefbots, Deadbots, Postmortem Avatars: on Responsible Applications of Generative AI in the Digital Afterlife Industry. *Philosophy & Technology*. 2024;37:63. <https://doi.org/10.1007/s13347-024-00744-w>
- [30] Lindemann NF. The Ethics of ‘Deathbot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022;28:60. <https://doi.org/10.1007/s11948-022-00417-x>
- [31] Stokes P. *Digital Souls: A Philosophy of Online Death*.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1.
- [32] 《论语·先进》11.12.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https://ctext.org/analects/xian-jin/zh>
- [33] 《道德经》.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https://ctext.org/dao-de-jing/zh>
- [34] Saṃyutta Nikāya 22.59, Anattalakkhaṇa Sutta. SuttaCentral, Sujato translation. <https://suttacentral.net/sn22.59/en/sujato>
- [35]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T0251.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T0251>
- [36] Deuteronomy 30:19. Sefaria. <https://www.sefaria.org/Deuteronomy.30.19?lang=bi>
- [37] Matthew 22:34–40.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 Bible. <https://bible.usccb.org/bible/matthew/22>
- [38] Luke 10:25–37.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 Bible. <https://bible.usccb.org/bible/luke/10>
- [39] The Qur’ān 17:70. Quran.com. <https://quran.com/al-isra/70>
- [40] The Qur’ān 2:256. Quran.com. <https://quran.com/al-baqarah/256>
- [41] Bhagavad Gita 2.20. Gita Supersite,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anpur. https://www.gitasupersite.iitk.ac.in/srimad?field_chapter_value=2&field_nsutra_value=20
- [42] Bhagavad Gita 2.47. Gita Supersite,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anpur. https://www.gitasupersite.iitk.ac.in/srimad?field_chapter_value=2&field_nsutra_value=47
- [43] Bell C. *Ritual Theory, Ritual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44] Rawls J.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45] Habermas J. Religion in the Public Sphere.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06;14(1):1–25. <https://doi.org/10.1111/j.1468-0378.2006.00241.x>
- [46] Mahmood S. *Religious Difference in a Secular Age: A Minority Repo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47] Council of Europe.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CETS No. 225. Opened for signature 5 September 2024; European Union instrument of approval deposited 15 May 2026. Treaty status checked 26 August 2026. <https://www.coe.int/en/web/artificial-intelligence/the-framework-convention-on-artificial-intelligence>

[48] European Union. Regulation (EU) 2016/679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Article 9.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6. <https://eur-lex.europa.eu/eli/reg/2016/679/oj/eng>

[49] 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Adopted 2 November 2001. <https://www.unesco.org/en/legal-affairs/unesco-universal-declaration-cultural-diversity>

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声明：本稿在资料与文献线索整理、结构设计、部分文字起草与润色、跨稿一致性检索、引用线索核查和版式检查中使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未被作为经验数据、权威来源或独立证据。研究问题、理论命题、规范判断、材料取舍、引文采用和最终定稿均由作者审定；作者对事实准确性、引文真实性、论证及全部结论承担责任。人工智能不列为作者，也不承担学术责任。正式投稿时，将按目标期刊要求补充工具名称、版本、使用日期和具体范围。